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永按此言心未通道。未可輕論。古人是非也。欲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又卽以此爲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

是非之實。而此則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伊川先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

曰。所論大槩有若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

見髮髯爾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目當條

能無差乎朱子曰橫渠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

暢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

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

虛太和爲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欲知得

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

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

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永按此條

得與否心氣上亦可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

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

卷之三

則憚勞者之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完養之說。

○今日雜信鬼怪異

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

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永按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之。理有常變

怪者亦不足為異也。

○學原於思

朱子曰。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

○所

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

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

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

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

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略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至處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

者至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問忠信
永按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

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

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

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

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

有之也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持固有者從容未
自得。○永按非固有者未嘗真知故也。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永按

此言未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
待也。故朱子嘗云為學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

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后誠意不成說物未格知
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

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

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

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朱子曰。程

子論却之淺深。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果見得

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

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

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朱子曰。程子晚

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爲的而深求之。○此

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

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凡一物上有一

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皆窮理也。

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

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

接事物。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

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

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

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本註又曰。所務於窮

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問一理通

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固。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莫太執著否。曰。入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去。○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

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
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
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
會。都自見得。○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
可謂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
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
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
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云云
方理會得。○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
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問於窮
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朱子曰。這
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
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
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程子此說與中

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已說此話。○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卻致工夫不專一也。○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

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

力量自進。

某氏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

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

發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

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

木皆有理。須是察。

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是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所以說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物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問草木當

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四端，與夫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可以如何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

皆溷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

御自清。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

好。問以類莫是比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當止於孝。爲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云。始得。○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今人不曾以類而推。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便理會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得分曉透徹。○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叔子則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旨。然不參以類。

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節節有疑。

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

與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論。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

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

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朱子曰。

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

○子貢謂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言。則是

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

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葉氏曰。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

理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

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宏。宏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

輕浮所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

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

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顏子尚心麤。人有一毫不。便是心麤。○心麤學者之通病。顏子

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與離。無毫

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乎。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

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朱子曰：難處見

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

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

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

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朱子曰：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

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
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人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
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
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到理會
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
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凡致思到說不得

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

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子說。○葉氏曰。思之

辨之功。則其窮者
通。而所得者深。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

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

者也。

遺書
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年來難盡曉

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

矣。問門庭豈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
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
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
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
尚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
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
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
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
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

地。

揚子揚雄法言中語。○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

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學者不泥文義者。又

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

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

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

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

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

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

同。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

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

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

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

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

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

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

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瑩中程子門人子日者王通答或人之語。○永

卷之三

按此言道。理各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

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

窮便道了得他。

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爲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爲不可。○永按終

日乾乾不可以盡易。無窮不可以了逝者。皆欲學者親切觀書。毋以高遠浮泛之言。備侗說過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

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

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
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
讀也。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凡

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爲。乃有益。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當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凡解經不

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下同。○永按緊要對緩漫者言

之。謂有關繫處。○淳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

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

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

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

有所得。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蓋終身守此言者。○初學入德之門

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語

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

古人爲學之大方。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

已立矣。○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

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

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

補去。○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淡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

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學者先須讀語

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

長短輕重。

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讀

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

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

子聞得底。子貢未必聞。今御合在論語一書。後世

學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葉氏曰。甚

生猶言非常也。○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

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

終身儘多也。朱子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

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

此方有益。○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

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

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永按此猶前條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云。語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讀書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

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朱子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

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會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己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讀論語

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孟子

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

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旣而思之又似

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朱子曰

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問且將語孟緊

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

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程子答呂

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浹洽。○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處。○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

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

是此意。○朱子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興起人

善意不得。今日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
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
去。方有感發。○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謝顯道
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
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
伯淳嘗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
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外書下同。○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
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

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

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朱子曰。讀詩便使人長一格。今人讀

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典。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

作文當如此。

葉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典都是治民事。舜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

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
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中庸之書。是孔門傳

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

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

末。

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

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

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

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

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

人焉。

文集下同。○朱子曰：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

錯綜而言者。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

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理。言

易須兼此二意。○問易卽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

道。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

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

則見之類是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

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日以乾卦潛見飛躍觀

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

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

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

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

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

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

這書出來。○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

其日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問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問也。○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眚而萬象昭然。已具也。曰顯微無問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問也。○體用一源者。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問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言一源。○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問。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大。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觀會通。是

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卻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爲人處。○伊川先生答張闕中

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爾。

永按

程子云。易傳已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

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易得其理。則象數在中。固是如此。然派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

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

朱子曰。以前解易多只說

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卻欠。○伊川說象。只似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卻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卻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爲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似

此處卻易傳下同。○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夬九二象傳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葉氏

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進也。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

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

可見。震六五傳。○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

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爲先。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問胡先生解

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

生○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朱子曰。易不可
恣地看。易只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
不可專主君位言者。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
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卻此一爻。如一爻只
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事。○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
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
是衆人得。亦可用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
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
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恁地說。○
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
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
八十四般用。○程子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君德
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定以九四爲太
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解易。卻又拘了。要知此
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

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

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

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卻分

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

何嘗有此。○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朱子曰。程子

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易

是互相轉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說。都不會去問他。○葉氏曰。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恆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作易自天地

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葉氏曰。易無不該

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原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

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

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葉氏曰。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

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有問盡性至命者。朱子不答少頃云。不要如此。

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葉氏曰。游氏或未之深思。持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

後人更須自體究。

永按此程子不自足之意。然義理無窮。非可以言盡。故朱

子又有本義以補程傳之所未備。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

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伊問

川謂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引以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

是以善者爲法。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

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

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

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

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

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

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

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

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

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

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釋

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程子

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
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
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
處。卻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
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
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問孔
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夫觀百
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
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

代之治。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

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

乎。語有欠。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

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

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

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五經之

下同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

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

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

看如何。問何物爲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性剛者以爲可誅。性寬者以爲可恕。槩之

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

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問春秋當如何看。朱子曰。只如看史樣看。問程

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

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

否。曰。也見不得。○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

尾意思貫通。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

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

勢。○伊川論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尹和靖謂伊川

無此言。此兩句卽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凡讀史

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葉氏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川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

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

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

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

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

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

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

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著唐鑑。○問范太史文字。朱子曰。

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胡致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

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問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

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易說。朱子曰。序卦。

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亦以至無窮。便是精。○永按。謂序卦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

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

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

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

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

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

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

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步便疎脫。所以

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物理會過。今文字

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

前。如何柰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古人能知

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

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

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本註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

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

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只說尙書。朱子曰。

他書卻有次第。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如何看得。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

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朱子曰。張子說得維持字。

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

○書須成

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

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

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

有疑。方是進矣。

朱子曰。讀書須是成誦。方情熟。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

若亾。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

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

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

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方是長進。

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

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此。今讀大

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春秋之書。在古無

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

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問先生於春秋

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正橫渠所

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

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

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

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

人也。

頤卦傳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

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卦象

傳。未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

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彖傳。葉氏曰。匕。所以載鼎實。鬯。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

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

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常
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
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
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
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
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良象傳○

朱子曰：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

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明道答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卻不同。他解艮其止。生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之欲矣。

遺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下同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
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
服膺而勿失也。○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
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合此心逐物去。則
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
入身來。○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
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
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
心。○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
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看自能尊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
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李顥問每常遇事。卽能
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

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顯字

端伯程子門人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

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

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

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

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

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上。則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

虛參

有。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

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

可見。況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

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

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

物之來。且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爲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汨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

朱子曰。告樊遲二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

○伊川先

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己。

終不足以達道。

朱子曰。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

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澁洽而有以

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

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道理本

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

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

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明道先生曰。思

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永按。

思未能無邪者。亦當勉強禁止。如古人以黑白豆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黑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

亦兼正容言之。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

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

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

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

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

箇循理而已。

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爲之恭。言恭只是人爲禮

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

○今志於

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

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亾。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捉操持。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侯。○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卽成病耳。

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朱子曰。未

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

之。使此氣象常有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

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吳伯豐說

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漫了。只

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

敬卽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

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

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聖方著。○

此言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

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

心耳。○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他

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忘。是

馳也。○葉氏曰。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
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
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伯瀆昔在長安倉

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

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

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

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人心作主

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

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

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

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

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張戩字天祺橫

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朱子曰。天祺雖是硬捉。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几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

拖教後此最學。○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

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作字怱怱則不成字是怱也或作意合好則愈不好是助也

以此知持敬者正勿怱勿助之間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怱事

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

固

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如此。常人記事怱事只是著意之故。

○明道先生

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怱但

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肝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肚裏。

伊川先生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益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答胡廣仲曰。敬

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謂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特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葉氏曰。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主。應則反累事耳。○永按。天下事皆不可少。不可有厭事之心。○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

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

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葉氏曰。應事

而不止其。所當止。是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

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

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

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

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

春意。

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

可不見此境界。○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靜御不分聖賢。

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

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强之異。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問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卻是人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

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問上下一於恭敬
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
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
漢廣之詩。可見。○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
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實理。
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
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體信
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
之達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
事天饗帝。此即敬也。○問聰明睿智如何皆由此
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
明。只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
辭。雜進而不可察。何以爲聰。亂色詭說之容。交蔽而
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
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
明。然後物不能蔽。○問敬
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存養熟後。泰然行將

去便有進。○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葉氏曰。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問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卻否。朱子曰。得之。○人心終日

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

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日。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

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問心如

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

隙罅便走了。問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莫是功夫

便走了。○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了。○心如何是活。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

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係即活。憂患樂好

皆偏係也。○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

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明

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

無間斷。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

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

闊。使人難曉。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

是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

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

寬。一念不存。也是間斷。○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

焉而勿正則直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

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處要寬

看○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二

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問必有事

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

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涵養吾一葉氏曰心○子

存則不二○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

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問程

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卻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儒者

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疏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便做王道不成。○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如何得與天地相。○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

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復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

今人平日

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

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

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已不立。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

事物好。隨那事物

去。便是爲物所化。○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

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

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室無基址。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

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

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

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

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

誠便存。

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者。妄也。去妄則無妄矣。故誠非外鑠。

閑邪

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

意。直內是本。

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

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

心下千頭萬緒。○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

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卻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敬字只著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閉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

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

朱子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

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防他。則便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永按朱子又有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與程子意異。故不錄。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

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朱子曰：這處難說。只

爭這些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

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

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犬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
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
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
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
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
漏。皆是敬之事也。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
則實。朱子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心虛
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
理而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字。指私欲而言。
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有主

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卻入來實其中。安得不謂之實。○中有主則實。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數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待。○主一無適。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輾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事子。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問伊川言主一無適。又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不能周流。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畱於彼。這卻是一滯。○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於一隅。

入永按嚴威儼恪。外面勉強把捉而已。然致敬卻須自此始。○舜孳孳爲善。若

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

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朱子曰。程子未接物之論。尤能

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主於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問人之

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

亦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

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

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

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

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問喜怒哀樂

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思也。既思卽是已發。

本註思與

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

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

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

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

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

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

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妄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啗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

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蘇明字季

明張程門人呂學士與叔也。○朱子曰。才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問伊川云。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却是已發。延平先生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

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且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在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當中時雖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問心本動物。不審未發。

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
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
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
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
○謂之無物。則不可。無物恐當作有物。○問未發
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
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底
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
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便是動。何以謂之未
發。曰。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
又別也。問。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
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
是動。問。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否。曰。是。○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
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
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
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

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問靜中有物。莫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才知覺便是動。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是瞌睡。○問某作事時多不能主。曰。只是心不定。人須是定其心。問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問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所以程子說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問。未稍這一句。是緊要處。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

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來。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耳。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

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

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

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問孔子夢周公。恐涉於心動。否。朱子曰。心本是箇動物。怎

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問以心使心上。心字是道心。下。心字是人心。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

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內外交相養之理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

百力。○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

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

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南軒張氏曰：若他人

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

仁。外書下同。○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

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靜紛擾矣。然則

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存。把捉不定，則爲

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亾矣。曰：如此則是把

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

惟其不仁，所以○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

致把捉不定也。

近思錄 卷之四 三

莫過於寡欲二字。

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

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無紛擾之

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問養

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

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

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二者自是兩箇話頭。本若

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

害。○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

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

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子

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

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

志動氣。○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

之驗也。

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永按四百四病。佛家之說。謂人身為四大之合。各有

百一病也。氣體之病，非人所
能爲。心則操之在我而已。

○謝顯道從明道先

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

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

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問程子嘗教人靜坐如何

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

初學亦當如此。○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

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

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若不曾存養得本原，茫

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

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學中，無甚外

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

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

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問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
總要。○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
處。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朱子曰。內外賓主

主在外之日多。即是爲客。○以屋喻之。三月不違
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
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
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
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
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
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故貴
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
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
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三月不違者。是

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否。曰。此到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否。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永按或問。謂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蓋朱子未定之說。○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

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

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橫渠大殺用工夫來。說得更精切。人又要得剛。太柔

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

多。語錄下同。○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

則果決，烈方能傳這道理。○戲謔不惟害事，志亦

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答劉子

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間流轉

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

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

防遏，以至於此，蓋不唯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
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
○永按：張子作東銘，亦以戲言戲動為戒，戲謔之
害事，納侮啟釁，招尤致悔是也。人之有口才，
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正

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葉氏曰。視心如嚴師。則知

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

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

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下同。○問艮何以光明。朱

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葉氏曰。止水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此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

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

擾非闕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

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艮象傳。○葉氏曰。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

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

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閻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

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之說。於學者為有功。○敦厚

虛靜。是為仁之本。

○李孝述問。仁為動之始。禮為

動之極。義為靜之始。智為靜之極。智無所作為。又

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曰。橫渠先生

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葉氏曰。言動輕妄而

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閻昏塞而不

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

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

己。然後能
深知其味。

凡四十一條

要源後學江永集註

近思錄卷之四終

思辨於四錄

可與

○教為虛靜者仁之本不輕

以厚也無所繫屬皆塞則其

之須於道實德之方知其味大在

而已

者

之

其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

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

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濂溪先生

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子謂養心不止於寡

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欲未便說到那邪僻

便將本心俱紛雜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

漸至於無。問周子言不止於寡。如何。曰。語其所

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

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

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

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止

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立字輕。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
天命以

上之事。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
流行矣。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是做工夫處。上句是說視聽言動
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即是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問克己工夫從內做去。反
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問明知其不當視

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
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顏淵請事斯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因箴以自警

朱子曰。四箴精確。續密無纖芥之可疑。

視箴曰。心兮

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而誠矣。○問制外安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

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制始聽箴曰人
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矣

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問視何以說心聽何以說性朱子曰

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閑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而言語來誘化

聽所以就理上說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

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故云安其

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問聽箴前面亦大概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視箴

說又較切視最在先閑眼便是言箴曰人心之動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却較輕也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

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
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
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
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
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忤出悖則來違○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
上做工夫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
管無少空闕

始得相應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

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

朱子曰誠之於

爲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而工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動箴那句是緊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已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

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復之初九

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旣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

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

而已。這般說。話好簡當。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

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

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

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

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爲

可吝也。

葉氏曰。伐邑。內自治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

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

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

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象傳○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

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士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各此

意不誠之本也。○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
呢。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
必誠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彖傳。○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說是說

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

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

於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

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

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

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

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柰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未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闕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爲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爲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

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下同○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

形氣之使然○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客

氣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

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永按不能持志則客

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不為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人不能祛思慮

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永按思慮者心多計較私意小智也不能祛者

只是心有係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

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葉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

治之皆難然己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堯

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

生名雍。字堯夫。○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時不幸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爲進德之助。如麤石能磨玉也。○曰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

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

畏之有。

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

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

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安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是此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

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永按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必不能盡其職分者也。

橫渠先生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

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

朱子曰。此程子爲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

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

臯陶謨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葉氏曰。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樸愿而不徒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已如是之密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日不然。桀紂

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明道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

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問明道先生三十年猶不念遊獵之心。朱子曰。

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念。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

恕。○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

其與道難一。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

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如為人謀而不忠。只是為別人做事。自

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己。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罪已責躬不可無

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為悔。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

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

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

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悔字難說

既不可常存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

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

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畱滯。既

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

戒。不可再做錯了。○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畱愧怍

應酬之間。○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

反為繫累。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更是欲。便是動自家心。人

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

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
都是欲。皆足以爲心病。○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

世之師。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人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人

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
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移乙之說。是
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
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
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

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朱子

日。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個無怒子。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大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分上。暑不遷字不得。顏

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葉氏曰。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一毫作好作惡。○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

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朱子曰。人能克已。此數語極有味。○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

人應也。處少。

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求諸已而已。雖亦有時懲惡禁非。而

責已之意。恒多也。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

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

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

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朱子曰。此說是。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詔。胡文定公。以飲食夸耀人之類。爲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猶有未及覺者。學者當隨時省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

性。思叔慙謝。

永按。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矣。當以此言自省。

○見賢便思

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永按。莫不在已。謂反躬自省。人之不善。已皆有之也。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

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

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正蒙下同。○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

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纖惡

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問張子言纖惡

必除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橫渠言成性。猶孟子言踐形。○惡不仁。是不

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惡不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

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

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葉氏曰。所習或未之察。所行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

心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善而不知惡惡。徒爲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也。此張子自爲一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人也。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

永按在人者未必皆非。故不敢尤人而惟務盡已。

○有

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問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

誠。心不定。却以爲氣。是如何。朱子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柰何得。如重擔擔不去。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且持其古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古

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

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永按

朋來而樂。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取益。亦張子自爲一說。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

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

學者要寡欲。○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

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

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

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爲仁矣。

永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

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

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

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

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

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

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

永按敬則相下。

而非善柔。日與之親。亦得相觀之益。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

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

隨遇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

經解○永按不修其職而學文。雖詩書六藝。猶爲務

外爲人。況習爲浮華妍巧之詞乎。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

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

所當爲也。

易傳下同○師九二傳○朱子曰。程子論曾子事。先儒所不到。

○幹母

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

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與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九二傳

○陳芝拜辭。朱子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闕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檢點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葉氏曰：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遠曉尤當以柔順行之。比之事父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蠱之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

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

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

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正倫理。篤恩義。家

人之道也。

家人彖傳。○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

上下之情合。○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

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六二傳。○永按初九之閑。有家

而悔亡。九三之嗃嗃而吉。上九之威如終吉。皆以剛爲善。九五之王假有家。勿恤吉。剛而得中。尤善

之至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

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

怨而不服。

葉氏曰持身謹嚴無少假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

卒歸於正。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

世人以媾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

之道也。

葉氏曰貞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媾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

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

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永按古人納采之後加諸卜而後納吉是以卜筮擇之也今

擇之之法宜就知其性行者審於諏問遲之稍久而後議婚如問不能詳審則以筮決之易中元有

取女吉勿用取女諸辭。或遇他辭。不言取女者。亦可以意斷之也。○人無父母。生

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

可矣。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同

日賀高俸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明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

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

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問行狀云。伊川所

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行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

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朱子

曰。盡性至命。必從孝弟做起。○若是聖人。如灑埽

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

精粗。永按程子嘗言灑埽應對。是其然。必却。被後

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

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

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葉氏曰。行不著。習不察。故不能擴而充之。以至

於極。○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兒子之疾。不同。自

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

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

私也

〔本注〕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

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葉氏曰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

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

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卽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

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

欲視之猶子也水按喪服兄弟之子與己之衆子皆期服又問天性自

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

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

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

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

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

爲況聖人乎

問伊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自今觀之問門中安知無合避嫌處朱子

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

恩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程

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

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見公

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個好人又把

兄之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

兄之妻少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

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

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通

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

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

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個做正道理了大

是害事所以古人於正心誠意上更做工夫正怕

到這處。○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

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

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

大。○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

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葉氏

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如此。○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

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

又取甥女以歸嫁之。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

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為

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

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

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

先公相得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

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

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

永按絮羹，嫌味薄，復以厚味調和也。絮，擣慮切。嘗食與絮羹二事，皆求詳於味。他本

作常食絮羹卽叱止之者非。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

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

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

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閣。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

○橫渠先

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行狀○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

之心安在○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

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葉氏曰事

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須極力

招致以悅其心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

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

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葉氏曰所謂

養志者也○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

而已

詩說下同。○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

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

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

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

忘其恭。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然詩之本意

猶字當作相圖謀說。或曰猶當作尤。○人不爲周

○此於本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

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

此。故須從此始。

朱子曰。周南名南。所言皆修身齊

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

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

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
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永按提掇
更謹者。蒞之以莊
御之以道。令其自不敢惰。
慢。非徒尙威嚴之謂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其合其類歟文類也

只應可止齊自可過無自學斯

其合其類歟文類也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出處
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

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

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

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易傳下同。○蒙象傳
○葉氏曰。賢者之進

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
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

○君子之

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

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需初

九傳○葉氏曰：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

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

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

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

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永按朱子本義謂筮得此卦者當爲人所親輔。然必

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與程傳意異。傳專以君臣相比言

之。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

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葉氏曰。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

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

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

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否六二傳

○人之所

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

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

從正當專一也

葉氏曰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初九傳○永按世俗以勢位爲榮君子以道義爲貴故寧舍

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尙亦非

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

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

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

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

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問知止足之道。與量能度分者何以別。朱子曰

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葉氏曰。懷抱道德。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張良疏廣是也。量能度分。徐穉中屠蠕是也。清介自守。嚴光周黨是也。

○遜者陰之始長

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

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整安。苟得爲之。孔

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朱子曰。小利貞

小指陰小之小。况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
 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伊川說小利貞。云
 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
 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
 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
 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
 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與君存亡。如何去。○葉氏
 曰。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
 人之道未驟長。○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

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

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

及而不能去已。葉氏曰。初九傷猶未顯。而曰君子

於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
 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
 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

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

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永按裕者不急進亦不遽退。孟子所

謂無官守言責。則吾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兆事之端。爲之兆。謂若孔子之不去魯。示以道有可

行之端也。

○不正而合。未有人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

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

睽六三傳。○永按順理安行者隨時之宜。無心遇合也。知幾固守者。知事之微。不求苟合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嘗然也。則

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

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亾矣。安能遂其爲

善之志乎。

困象傳。○朱子曰。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

委致之致。○永按隕穫謂
為窮厄所壓而顛墜消落。○寒士之妻弱國之臣

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

世矣。因九
四傳○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

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

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革之

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

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如二

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

爲之時爲有咎也。

葉氏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

有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征吉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

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

實慎所之也。

鼎九二傳。○葉氏曰。有才者急於有。爲不暇。謹持所向。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

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艮六二傳。○永按。拯者救其弊。隨者隨其

失也。處高位。不可坐視其失。在下位。則有職所不及。力所不能者矣。

○君子思不出

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

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艮象傳○葉氏曰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出位之尤

者。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

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

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中孚之初九曰

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

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

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葉氏曰。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苟志有所係。則好惡

成於中。是非變於外。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

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朱子曰。程子言義不言

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准命是情。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葉氏曰。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要決於義。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欲以命決之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

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

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

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葉氏曰。遇事不能處。是無義處置了不能放下。是無命。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

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

須要如此乃安。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程

子引易筮之事。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爲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問曾子易筮。當時若差了這

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筮。與不易筮。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

萬一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

放。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

朱子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

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見得確定。若不實見得。又都開了。○某氏曰。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

實耳。○永按某氏說亦可通。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

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
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
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
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
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
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
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
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

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

見得也

朱子曰致知便要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虎傷之譬甚好。今人行到五

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譬諸穿窬稍是個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得

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朱

日這不待勉強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古

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

仁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

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個是故伊

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

○葉氏曰。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

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

須漸好○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

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

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

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朱子曰程子謂作一

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如此則善利之間相

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

問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

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

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

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

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

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葉氏曰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滅絕

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而已而已。是賊義之大者。○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

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

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邢七那

章惇爲惡。○朱子曰。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謝湜自蜀之京

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

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

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

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先生在講筵。不曾請

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厯子。

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廕子。

本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

出給料錢廕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遂令戶部自

爲出券廕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

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

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

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個

乞字憤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

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

待別時說

宋子曰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任事

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問封父母。此自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曰。如此名義却正。○問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
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
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
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
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
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
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

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朱子曰。死生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死於刀兵。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或謂科舉事業。奪

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

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問科舉之妨功。朱子曰。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若

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

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以科舉爲爲親。而不

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

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

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

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橫渠先生曰。世祿之

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

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

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

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

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心哉。文集○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子孟

說○葉氏曰。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

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高

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

○天下事大

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龕衣惡居貧賤皆

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

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葉氏

曰義之所在死生去就有所不顧豈有懷離齷之見畏人非笑者哉

近思錄卷之七終